

軍  
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  
以正田役以發鼓鼓軍事

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在後矚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桓矢之屬軒輊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爲人罷短之罷元謂庶讀如庫病之瘞庫之言倫比疏曰枉矢之屬以彌度五分者以物稱箭在前直取名飛行有光也絜矢失五分者以物稱箭在前直後輕故二在前三在後其發遠利火射亦曰兵矢田矢同殺矢之屬中而必鑿鐵矢同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尤重而發遲利射近矚矢之屬以弋高七分三分在前而四分在後前雖重後微輕故發必高利弋射恒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角爲旛雜帛爲物熊皮爲旟隼集爲旛龜蛇爲旛全羽爲旛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旛旛皆其舊名通角爲旛赤後矯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旛之正色全羽旛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旛旌之上所謂旛旌於干首也凡旛旛之角皆用絳及國之大閱贊司法旛於干首也凡旛旛之角皆用絳及國之大閱贊司

尋有四尺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之屬以常服革矢庫矢同四分遇其發必平前則用之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屬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偏嘴猶惡也句者惡其直者善矣疏曰此皆據角弓及張不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多合者往體多來體多合者合少而闊者以體多來體多寡形唐大在此二者中間故不言句之至極日

馬頌旗物王建太常許何建旅孤卿是旅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旄道車載旄旌仲  
敘大閭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  
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敘而已大夫士雜帛言  
以光示也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七士謂之師都  
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車象其守謹莫敢犯  
也州里鄉鄙鄉遂之官互委象之鳥集象其勇捷也幽  
蛇象其壯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  
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  
閭王乘木路建太常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  
焉玉路金路不出各象其名象者微識所以題別眾臣  
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

與其出入短之數 中春廟戶舊中和廟八角於和矢  
簾成於堅簾盛矢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櫨  
器也以獸皮爲之 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  
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 王弧夾庾唐大六者乃異體之名往體  
庚往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  
射之質正也樹櫨以爲射正射甲與櫨試弓習武也  
俟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俟  
用干弧射參侯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其  
若晉文侯文公公尹矢之賜者櫨張林反庚或作庚

無過合三合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言者。弓弩矢，  
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籠竹簾也。  
出弋克罿。箭矢共矰矢，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凡弋  
矢者，敕用則更，更儀也。用而乘，之則不責儀。

名也或謂之任子男爵就其旅而立銘各以其號號之喪禮曰爲之名於未此蓋其制也徵識之署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識也杜子春云盡當爲書云謂畫雲氣謂畫雲氣謂書云上云旌旗之細者官府在朝是內州里家在外故云異外內也某之下某之某甲之某號如某甲之事某某名如某鄉及在軍獨之於身亦如此今大閱禮象而爲之也在軍之旌繖其身大小槩銘於及在朝者爲之也

**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追近猶弓發病也非直進退非自守者不用則弩弓服弦不若弓用則服弦不平疏曰服弦若弓用則服弦不服弦也若然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弱也又土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則使之矢則隨體不就弦也又不用也故凡矢枉柔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不用也

車克其籠箭載其弓弓充籠箭以盛矢既射則斂之發矢無合之也

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譽薄勞力報反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音考出注下上時也。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齊財與革反注同也。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皆在橐人之財及弓弩矢箭篋出入其簿書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箭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輶四尺謂之一等丈械六尺

有六寸既建而巡崇於軒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轍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兵車之制  
注見車戰門

異齊而同其力者  
治氏爲穀矢刃長寸闊寸鉛十之重三塊  
工似補脫誤在此也穀矢用諸田獵之矢也  
延讀如麥穎叔之穎鄭叔農云鉛箭足入量中者也  
量名讀爲九挺走之穎鄭叔農云一挺一斤

方針者反戈廣二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兵亦細反棄古老反戈廣二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戈今句子戰也或謂之難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  
接柵者也長四尺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切物  
下句兵同柵音祿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  
折前短內則不疾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爲胡微直

曲多也以啄人則利不決胡之曲直鋒木必橫而取圓  
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矩則曲於磬折於磬  
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長則橫於磬折  
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邪反啄丁角反橫劉華孟  
反又如字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外博廣其本以除  
折之設反是故倨句外博廣也表也廣其本以除

而內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其長四寸胡者旁出之一鋒刃寒晉開謂之矛漢時戈戟爲一故矛以戟解戈以其經論戈之所用主於胡故稱之爲鷹以之四疾之事已句太直也已倨太曲也告論胡之勢已皆爲太胡之下曰內戈蹲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何相病如磬之折則不可以刺也前卽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謂之磬前則磬折不可用也內若太短則胡以上之援必過長過長則胡縮而援出多下重上輕則用之不快便倨言胡之使寬句言胡之下倨與句皆有外廣上下近本處皆增之使自然合於磬折而無上四疾矣哉鐵身廣一寸半內長四寸半胡四之則六寸援五之則七寸半

下旗札糧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

內但取其表合以爲甲屬之樹反覆注同合如字舊音  
閻生二十一春三月三日三月三日三月三日

庫甲壽百年號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者又

支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也鄭然後制革裁制司農云容謂象武然後制革札之

廣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要於遙反以其長爲之圓 圓謂札凡甲假不擊則不擊

下亦同。以其長爲之國要，廣厚人曰鍛不鑄，則不堅。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熟，則已敝；則橈革，無強曲橈也。元謂摯之言致也。鍛丁亂

設其羽火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檠兩旁弩矢比在  
秦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此謂括也參分

爲柯斧柄爲槩則  
桿隋園也博園也 軍兵同強舉園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強舉闔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艱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欹而婉之較重欲傳人謂子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元謂校疾也傳近也審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般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凡爲爻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破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闔五分其首闔去一以爲首闔凡爲首爻

鄭司農櫟  
讀如億爾  
聚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  
雅曰桓檀又曰聚桑山桑國語曰聚弧  
其服疏曰檀音益今人不識此木陽猶清也木之類近

而陽聲赤黑則猶心陽聲則遠根者奴  
之色則不嫩向心不近皮而清聲則清凡  
根則老其聲必不清叩之而清者不老也。凡  
析幹射遠

寸胸二字氣一尺鉛直頂反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紓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也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翔迴顧也紓曲也揚飛也豐大也遙是故夾而搖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旁掉也是燒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燒指其幹燒乃夾反矣懈衛稱尺證反搦女角反凡相擇

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指者之圍也大未聞凡於入  
觸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鐸也刺謂大矛音晉也元謂  
晉讀如王指大主之指所捷也首及上蹲也爲戈戟之矜所閼如及  
夷矛如盾矛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暎其鉞也矣諸  
膽以暎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暎其勁也置猶樹也矣猶杜也  
以柱兩牆之閒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六

牆壁柱如主反下同。鑿所立反本又作鑿父也。鑿同。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軒轅覆五兵復反往同。輜音猶。周疏曰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八尺曰尋殳長尋有四尺一丈二尺也。倍尋曰常車戟常一丈六尺也。夷矛三尋有四尺倍尋爲一丈六尺加四尺爲二丈四尺也。夷爲長開口引聲。酋爲短合口促聲害人自累也。句兵戈戟之屬太長則執之而戰掉也。刺兵矛之屬欲無賴者撓弱而易折也。行

圓同則擇其重者用之重同則擇其箇之疏者用之疏同則擇其堅者用之此擇箭之法也

廬人爲廬器戈矛六尺有六寸父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悅猶柄也八尺曰尋信尋曰常首夷長短名首之言道也音梯反下同梯音祕父音殊首在由反或子由反沈懸有反几兵無過三其酒近夷長也廬力尖反下同梯音祕父凡兵無過三其音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

搏訓圍搘訓階匪謂偶方而去機也虧以反長丈二而無刃可以擊打人同强者本未俱堅也舉者手輕處重則大於上下矣必上一下稍輕用之附人附人則可侵重則欲細細卽申其快疾也刺兵手執處欲稍重刺也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寫把處而圍之也殳於手把處其柄之下有銅鑄是爲晉三分破之圍去一刺爲鉤鎗之圍以插地而立也首圍謂上頭頭宜稍細也刺圍刺刃之圍二前一後也首圍其長也柄之大小則不可知三分其下鉤之四寸而去其一則短圍有二寸六分以上也矜卽柄凡矜皆入觚卽柄也植

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  
不徒止耳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  
也而無已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

而搖之則知其虛實與否也柱之墻則知其強弱均與不均也平軌而搖之知其動與否也六建五兵與人建在車上

言罷廉宜短兵壯健宜長兵罷音皮羸劣皮是故句兵。槩刺兵搏作但𧆑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絹也。謂槩也。槩讀彈丸之彈彈謂棹也。絹讀爲絹色之絹絹謂槩也。槩讀爲鼓鼙之鼙元謂鼙亦棹也。謂若井中蟲𧆑之𧆑齊人爲

善於夏也。角秋殺者，故用秋夏時熟，夏採猶良。六  
材既取巧者和之，聚猶具故疏也。聚巧者弓人，之工也。和則漸角治之類，幹也。

其三色不失常理則此角之直凡相膠欲朱色而昔  
又有一牛之用也故曰牛戴闕而鹿膠青白馬膠  
昔也者深瑕而澤絳而搏瑕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

車之疇唯筋之絕起似之木堅薄其帑則需重治之厚其帑則需謂不充滿帑讀爲櫺謂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節

中之有附皆人用力處若角長過於簫則人用力而弓爲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繩之上爲所牽制而不可用非弓之利也故終無矯幹欲孰於火而無贏矯角欲孰非弓之利凡再言之矯幹欲孰於火而無贏矯角欲孰

皆謂用其色如皮角者謂之膠善用則可

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敷犀膠黃皆謂用其色如皮角者謂之膠善用則可

飼  
凡眠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謂膠善用則可

黏也疏曰朱色則惟牛膠火赤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爲善者有絃理也搏廉者膠之

厚猶多也  
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俾不皆約禮之樂  
不相次也皆約則弓節伴也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擊之言致猶均也中猶均也斷擊不中

於火而無燭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熟而水火  
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焉過孰也燭炙爛  
橋居兆反燭音苟有幾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

小筯而長大結而擇小筯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  
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擗  
之簡謂之簡謂皮亦用角自餘皆用皮凡黏脫之物皆不能比此大牴言他膠皆不可用也比方也凡相筋欲  
筋條也筋欲敝之敝嚼之當熟漆欲測測猶如在水中時色

**摩其角夫角之所生挫恒由此作** 幹不均則角蹉折也  
疏曰帮爲弓中神  
者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  
也其神助者厚則其幹木堅其神助者薄則幹木易  
弱視之亦不肥滿也約之謂以膠膜纏者不次比之  
之疏數必侔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斲尋厚薄必調  
施均爲之施膠之雲摩其角謂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大  
脩甚久若斷幹不得中用膠不均則角常代一弓之

潛齋音章呂反石不見一少人草之海此尤不見者  
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  
爲良矣苟偷也溫猶生也愉悦也反疏曰搖幹以下  
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矯柔得與不得之事不引  
必盡者謂其緊又不可過於傷損損則無力也煮膠  
於水不可過多火不可過甚幹角筋膠用火盡善如此  
則弓在燒過不可外傷也因角而潤之即燭者謂用火  
未熟也未熟則角幹外雖乾也因角而潤之即燭者謂用火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云小罰者竹簡一片爲一札此筋條於其軀旁也此筋之獸則疾爲弓亦創疾故云弓筋條於其軀旁也惟椎牙嚼齒欲得勞敝故熟測從水義取潔爲良也絲之乾燥凡爲弓冬析幹而春角時速如在水漁之色爲善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絲漆寒莫體莫讀爲定至冬定往來體冰析潤大寒中下於焚中冬析幹則易致易樂音景

短者居簾。恒角而短是謂逆燒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恒讀爲繩或作緝古劉反極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  
校。引之角縱不用力者若欲反撓然校疾也既不用  
力放之又不恒角而達譬如終繩非弓之利也。達謂長  
疾校古則反恒角而達譬如終繩非弓之利也。於淵幹

以此爲柔而易持也善在外者謂皮乾也動在天者裏未熟也外雖乾而易損動者在內雖弓成亦若盡善而用之必易敗故曰弗可爲良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杼長其畏而薄其敝無以應宛謂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嘆謂肅也敵讀爲蔽弓人所提持者畏鳥回反應讀如應對之應下樹之弓末應將興木猶肅也與猶動也發也弓杼爲卑肅應弦則杼將動卑音婢婢讀爲

以政春液角則合合治夏治筋則不順亂秋合三材則  
合堅爲治

弓達於箭頭總弓幹角過彌接則遇矢太微若見絕於  
弛失弓有斡時備僵傷詩云竹絲組膝絕  
弛失疏曰角長二尺二寸為勢者選之工必以次  
需而用之需求也長短各稱其幹若短者居簫謂兩  
頭則長者自然在櫓內恒竟也竟角而逆者謂充滿弓  
之兩傍而於兩端不受理其弓而勢必逆張弓之人欲  
引之弓別其角從而不受力弛反而切不能爻矣

也接中動則緩簫簫應弦則幹將發  
之簫頭也。柎者手之中手把處也。簫頭必方手把處必  
高聳者不可太局故欲其薄宛者已謂放之也。柎方柎  
高聳長散薄太局隨弓而羽網末應將發尾弓緩

之謂目必荼。有目幹而無目，謂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

其不  
者不  
也利  
者弓  
之箭  
處若  
下而  
不高  
則箭  
頭每  
引而  
起之  
接中  
若頭  
於先  
應則  
處必  
之不  
傷動  
則必  
有緩  
弱之  
病接  
者病  
而弓  
之接  
中也  
弓而  
高未  
先應  
而箭  
頭不  
而高  
則箭  
頭每  
引而  
起之  
接中  
若頭  
於先  
應則  
處必  
之不  
傷動  
則必  
有緩  
弱之  
病接  
者病  
而弓  
之接  
中也

曰上言弓之材此言爲弓之道冬時堅韌可取幹而分  
析之被削以爲用春氣融和則漬液其角夏氣熱則筋  
易柔故以治之幹角勁須膠漆絲之三材乃合則秋是  
作弓之時故以合膠漆絲之三材也冬寒膠堅而牢故  
繫之湧漆也水寒凝之時辨析其漆雖其漆雖滯而漆  
愈堅則堅固也體勢既定則張而用之必不流動猶諺  
云作走作奔環者漆其四邊可以回緩而審定也自冬  
析幹至寒定體冰折斷之後次年之春方可破弦則一  
弓之成義也筋在弓皆爲角爲堅力必須筋相得今弓幹  
有節目角力不得其所則幹不用力故筋代角受病凡  
幹有節目必堅強削治不得其道而以筋束之在堅者  
在筋之內必摩動之筋被摩動則心絕起矣輶音苦猶

力備頓傷也送矢太疾之誤疏無此義  
有變焉故校鄭司農云交讀爲斂謂弓檠也校讀爲絞元謂茭讀爲散戶則反茭解謂接中也  
謂箭臂用力於挺臂中有柵焉故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湊引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力重明達角之方輔轉引字之誤疏曰今夫記人別起義端也茭解中謂弓限與弓箭角接之處變者異也謂弓箭與臂用力之異也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箭用力其用謂力各異則矢去把處兩傍與弓之力以骨堅強故剽也下文重明達角之不利繼藏弓者別作一片竹向上札以助弓只短在弓隈間不滿兩頭林云上言角短者只四句下言角長則紬繹發明且重言之謂茭解中之用力異概

上言將興此言以弓之直而常外彌而發也未無張也中卽將引所以引之直而常外彌而發也未無張也將發亦興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所止謂體者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一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定讀如掌距之齊音直庚反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破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環之每加

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  
言稱謂之不參均元謂不勝無負也勝音升九和之  
弓角與幹權第三侔膠三鍔絲三耶漆三麌上工以有

以慮中去原慾也三疾不能慾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  
宜者而危弓則夾庚爲弱者而言安弓王弧之類爲強  
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爲羸則以安矢損之骨直空執是  
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濟之以安危損  
益即於射事爲可此三安而無損益固不可三危無損  
益亦不可矢失謂去者弓危謂失之屬也失之屬也  
皆射遠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長過去也上文據人形爲  
弓此據人性志慮據在心血氣據言與舉動林云制  
弓而隨人之身可也今欲隨其之緩急而往體多而  
分之此古人之事其意未可曉今無此法皆失其之失  
豐之失其之失其之失其之失其之失其之失其之失

者反是未大和無濶其次筋力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知然否而疏其次角無濶快兩邊無也角無濶謂隈裏合濶若背手文弓表裏濶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角環濶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也背補內反如手疋屈蟲也疏若牛筋費濶廉筋斥蠻濶費實真也如手疋屈蟲也疏若無筋不用漆也其次筋角有筋而深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濶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濶而疏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次角無濶謂隈裏無拂箭及背有之合濶謂弓上隈裏濶相合之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應角環濶謂隈裏濶文如環然牛筋費濶者謂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廉筋其濶文一和弓轂摩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如斥蠻也正以秋順左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三體正授弓大射正以秋順左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三體右隈上再下一上時掌右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諸善

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  
其引之皆正則引之而弓體不辟體無負弦而如環者張  
放矢後無失體得如環然林云前言引之如環者張  
開時也此言體如環者既弛之後弓之全體復如環也  
參均注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  
勝二石均被箭稱之卽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初空  
幹後加角後被箭一石二石三石引之皆三尺也若不空  
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簾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  
二尺三石張三尺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九和  
之弓輕重相參不可妄加減鑲與鏘爲一物皆是六兩  
太半兩也林云角幹筋等物并材美工巧爲之得三  
時各有三均爲九角與幹和卽角不勝幹之意角幹  
筋膠絲漆等物工之巧者用之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而有餘拙者物具而不足也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  
之弓合三而成規

**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  
言六弓爲三等王弧右寡來多當太子弓唐大往若一當諸侯弓惡往多來當大夫弓若士合三成規則六弓之外數惡之弓也通有四等然大士合與鄭州制與都制

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歎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  
夫士同射五十步候又同用夾庾無事用合三成規者  
短三等三人者有長短三等而言取其弓與人稱之事長  
者爲上士次者爲中士次者爲下士非命士也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  
氣又隨其人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  
氣之惰性

言損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其勢如字肉如字勢音勢



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額少府監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爲甲坊

元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首圖識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武官者父兄擅之不齒唯邊

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繪綵食梁肉壯者角抵拔河翫木杠鐵日以心鬪及北方並起股慄不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槍甲之屬不畜私家射者治罪

憲宗元和元年敕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歌刀劍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敕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皆掌於本軍之司俟出

征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禦盜之用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爲務京師所造兵器十

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其國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

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鎖鎗兜鍪金錢朱漆皮馬具裝鐵銅朱漆皮馬具裝錢劍大劍手劍金槍根槍橋本槍掉

刀鋸銀花皮器械箭鞬弩箭箙箭袋皮立弩椿床

弓弩凡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桿弓虎翼弓

馬黃弩牀子弩白皮器械環子背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

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劍竹等箭木筈箭皮甲

兜鍪鐵甲葉箭鏃等凡六百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

州別造兵幕甲袋襠衫鉢鼓炮砂鍋鑊行槽鍛鎗鎌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

嘗令試牀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

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麈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局鎖屋數

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

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

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歎視之乃弓弩各千發護

甚至儼然如新貢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

錐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坊域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慶曆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

仍約爲程式預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

馬進所造神臂弓告捕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屢不爲身植爲梢

以鐵爲橙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

問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箭帝甚善之於

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

遣官分州庫藏甲兵器亦爲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

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

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

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是歲

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秀探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叙獨以爲技巧

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

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爲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

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

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敗惡耳夫爲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憚夷狄之強獵內沮姦凶之竊發

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眾以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

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疎而賞罰之則

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爲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

見法禁之張弛異也昔者乖爲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然則所以爲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旁說

時軍器監製器下一材用茲耗於是詔下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令數美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嘴箭出尖四楞箭一插刃鑿子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敘其器甲各送官官卽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爲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任勿造於是數年之閒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爲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閼繕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屬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邸博易熟

食或名寄頓其實棄遺逃役

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

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

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爲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以五百人爲額

建炎中以大閩董慤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稍考之詔依條檢察孝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縛爲之張震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鋒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鵠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盔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爲趨辦詔依不得過五

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倅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部曲甲最爲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

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教一張準備出戰共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額始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備兼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

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宮見楮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二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所造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足日於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閒歲量與裁減此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淘淘兵仗皆缺詔書數常閼繕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屬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邸博易熟

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爲趨辦詔依不得過五



用之於會同二曰禁用諸四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舊誦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于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科審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家獄訟之辭以詔司未聞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爲亂者三曰邦謙反間四曰犯干冒王稱詐以有爲邦令者以法報之六曰爲邦盜竊國之寶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矣一曰邦汋汋讀如酌邦汋者藏者朋黨相奸使臣使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爲異國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爲逆失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道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懦時法也朝士職也若邦凶荒札襄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處刑貶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糾守衛監賈也緩刑舒民心也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參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証則拔券以正之

鄉士掌國中獄在國中謂六鄉之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士人而分主三鄉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爲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之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附屬也各附致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士千石不受其獄也者刑罰之中也協和也和也和合支幹善喜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春秋傳曰三日弃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謂上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其可刑殺之日至時往涖之尸之三日乃反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也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遂士掌四郊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糾其戎令十二人言各者以下同二人分一遂聽其獄訟以下同鄉士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王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二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元  
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野三  
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  
邑也謂之縣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  
上都也獻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  
在四百里上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以下同鄉士三旬而聽於朝鄉士同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  
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元  
地大都在量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聽其獄訟之辭  
不言掌其民數之不純屬王也

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三月乃上  
朝言國以其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自有君異之司寇諭罪刑於邦國告曉以嚴制刑之本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聽疑辨事先來歸士師也謂之通之於士師也謂之亂獄謂君  
意今郡國亦時遣主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臣宜注上  
者吏詣廷尉議者乃通之於士師也謂之亂獄謂君  
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臣宜注上

猶呂步舒往治淮南獄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  
月邦國甚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在期內者聽其外者  
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贍願其贏不得過  
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則罰謂若今時辭訟之若今時  
得乞鞠謂若今時辭訟之若今時加貴致息坐死也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  
有券書者凡民同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爲治鄭司農云同財謂錢共貢者也元謂富人畜積者多時  
其辭鄭司農云謂訖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  
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元謂  
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受之歸受之數相抵  
冒也以其地之人相相近能爲證者來受其辭爲之  
之若今時加貴致息坐死也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  
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凡報仇  
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  
讐者書於土殺之無罪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若邦凶荒

札喪寇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虐謀也既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

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誤而故爲亂當可事用意如此罪雖小而不可

赦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罪而非故犯乃其過失或以爲可以己施之而妄刑人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

輸其情不敢隱匿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罪雖大乃不可殺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罪雖大乃不可殺

汝封又曰劓刑人刑殺劓刑天所以討有罪者非汝封得私用其

無或以爲可以己施之而妄刑人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

倫外事司之事也臬法也言汝於外事但陳是法與事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敘者用之兩又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因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

遜事義宜也大次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

刑之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循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是有次敘汝當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賈不畏死罔弗憇越滅越也庶庚云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不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卽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慾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

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不念尊卑之序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讐也父子兄弟不

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讐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

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

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

大戛弗念弗庸瘞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憲之法

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

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別布條教達道干譽弗念其君弗

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幸反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救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己私則率由茲率殺其

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

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

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

國用重則典者是也然日速由文王日速

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威無倚法

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於上無乘勢位作威於上無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

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姦宄敗常

亂俗三細不宥所以絕惡源也

穆王作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

於獄之麗察於獄之施行以取滅亡靈力驅反

刑之迪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者任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之以清察能

五解脩孚正於五刑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

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也爲於僞反今爾何監非時伯夷布

五罰不簡核謂之不應五刑當正惟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與往來皆病所在來馬本

具備師德五辭兩謂因證至之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民之道當何所擇

非惟古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平度待洛反注同馬云謀造也

告爾祥刑刑之道吁況子反馬作子於反

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於民絕句馬爾尚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有德美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

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不可也按上言民不幸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救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己私則率由茲率殺其

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

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

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

國用重則典者是也然日速由文王日速

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威無倚法

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於上無乘勢位作威於上無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

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姦宄敗常

亂俗三細不宥所以絕惡源也

穆王作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

於獄之麗察於獄之施行以取滅亡靈力驅反

刑之迪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者任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之以清察能

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陽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徧反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誣行用折獄不可謂子倉反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  
之輕服下罪減則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  
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往反齊有倫有要國用重典刑平剛中刑所以齊非  
齊各有倫理有要義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  
敢犯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惟平良可以斷獄  
無不在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  
中正中正中正當降下人之犯法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敬斷獄之害人明  
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其所行之無失中正詳獄成而孚輸信當輸汝信  
於王謂上其鞠劾文牒上時掌反下注同其刑上備有  
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王篇胡得反  
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王曰嗚呼敬之哉官  
具具有并兩刑亦具王曰嗚呼敬之哉官  
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  
言之相如字馬息亮民之亂固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  
音反助也治直吏更反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  
景朕敬於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  
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  
在下明清於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憲天在下當承天  
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  
言之相如字馬息亮民之亂固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  
音反助也治直吏更反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  
景朕敬於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  
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  
在下明清於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憲天在下當承天  
庶民固有令政在於天下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  
亦罰之令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  
人在命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不極  
明聽之哉監視非當立德於爲民之中正乎庶幾明聽  
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  
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言智  
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德受王嘉

**師監於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此善刑欲其難而法之爲無與之高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爲舜典所謂贖刑者官

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懲以爲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爲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污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錢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錢以示罰耳繼之曰閔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閔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鎊亦難貰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僞學非酒諾之羣飲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於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竊

獄乃此書之大旨頗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贊刑言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槩哀民之權於法而不忍刑之懼有司之不能審克而輕用之其意蓋期於無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節如耄荒度之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者復因穆王有巡遊之事遂於此書肆爲譏評而不復味其辭亦已疏矣以愚觀之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杳嗟憇惻諱複詳練老者之言也其作於既聞祈招之後乎是豈復有侈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願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竝行而不悖也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非法家言曰三后成皋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齊民古人重之謹之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曰必居以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

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錢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庶  
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贖  
刑言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毫荒度作  
刑以詰四方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  
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槩哀民之權於法而不忍刑  
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節如毫荒度  
之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者復  
因穆王有巡遊之事遂於此書肆爲譏評而不復  
味其辭亦已疏矣以愚觀之一篇之中察獄情之  
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者嗟  
懇惻諄復詳練老者之言也其作於旣聞祈招之  
後乎是豈復有侈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  
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  
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  
適輕下服是也罰頭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  
此書所謂五刑之頭是也固並行而不悖也且其  
言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  
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爲惡耳豈利其貨乎至又  
以爲所言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  
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非法家言曰三后  
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  
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各之也亦此書立言之疵敝之  
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齊民古人重之謹之而  
蓋曰必居以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

刑耳豈以皋陶爲劣於禹稷而後之平然卽此章先後輕重之意觀之蓋可以明此書之不爲作刑

以詰四方而作矣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詔子產書曰始

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華度子產以爲已止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不豫設法也法豫猶不可禁禦是故聞之以義糾之設則民知爭端也

以政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制也

祿位以勸其從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放也懼其示也故誨之以忠聰之以行聰懶也聲息勇反行下孟反教之以

務時所使之以和說以使民歸之以敬施之以彊施於事爲務急音利又音類斷之以剛恩鄭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上公王者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忘於上故民不畏上長丁茲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爭

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

民是以能尊其貴賤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

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周叔之法被反義反廬以爲盟主今棄是度力居反蒐本又作搜所求反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微書貴何業

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

遂作亂改曰亂制帥所類反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遂作亂改曰亂制帥所類反

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行宣子所用刑也

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易之亡也范宣子所用刑也其咎擅市戰反復扶又反咎其几反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非趙鞅竟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

刑書焉反恤泥反刑作邱賦在四制參辟鑄刑書於襄三十年相息立謗政作邱賦在四制參辟鑄刑書焉

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周之衰亦爲刑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

刑書焉反恤泥反刑作邱賦在四制參辟鑄刑書焉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患以見箴戒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道武孫也荀寅中行戶即反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出功力其

渾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鑄之樹反令力呈反荀吳之子汝在晉所取

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

民是以能尊其貴賤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

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周叔之法被反義反廬以爲盟主今棄是度力居反蒐本又作搜所求反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微書貴何業

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

遂作亂改曰亂制帥所類反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遂作亂改曰亂制帥所類反

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行宣子所用刑也

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易之亡也范宣子所用刑也其咎擅市戰反復扶又反咎其几反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非趙鞅竟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

刑書焉反恤泥反刑作邱賦在四制參辟鑄刑書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妾如范宣子所用刑也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爲其殺出子范武公爲太子次德次出子晉公卒大庶長弗忌

人長武公爲太子次德次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

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於是太子犯法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傳

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

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爲之代旣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先防抵陷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墮俗訛觀時之宜設教之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後明其義當子產

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區區鄭國

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

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先防抵陷

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墮俗訛觀時之宜設教之

術外抗大國內安疲毗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

遺愛非盛德歟

又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

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其犯一法情有淺

深臨事至時議其輕重也孔議附會叔向之書然

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爲范

宣子所爲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

也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妾如范宣子所用刑也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爲其殺出子范武公爲太子次德次出子晉公卒大庶長弗忌

人長武公爲太子次德次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

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於是太子犯法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傳

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脣

鑿

烹之刑始皇卽位遣將成噲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已死者

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

人皆梶首

懸首於其尸

詐爲御史十輩往訊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

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懼如前使者乃誣

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廟爲鬼薪律曰

鬼薪作三歲

躬標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縣稱也石

百二十斤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而姦邪竝生赭衣塞路固固成

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丞相李斯謂

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

天下知之以懲後

三十五年始皇以盧生等誹謗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阤之咸陽使

二世卽位以趙高爲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

族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

戮死於市十公主葬死於社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

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

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術則人不犯

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

益嚴刑者相半死人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爲忠臣丞

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竝起皆苦

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

帝所爲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

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



## 刑考二

## 刑制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至也當也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爲其誹謗晉語又先斷舌欲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免其形製曰耐杜林以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子曰耐從寸故改形爲耐言耐罪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禁姦遂令蕭何擴摭秦法拾遺取宜於時著作律九章漢承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犯之條益事律擅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頸繫宮皇帝而知名謂雖非五帝特爲所知故亦微之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上也頸者容也言見冤容但處曹操不入狴牢也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之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治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皆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鬚也

先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之待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見不知改而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差立條式然特以爲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終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終

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失刑遂令後嗣遵而守之以爲漢家制度不敢革  
正惜哉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憲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益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旣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旣以忠諫深計爲論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誹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旣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鷺指菌爲芝指氣祲爲慶雲指電曰不爲災也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